



——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

[日] 青木富贵子 著 凌 凌 译

日本著名作家

森村诚一 大力推荐

这是令人恐惧的证明，
揭露了战后史上最大黑幕。



上海译文出版社

731

——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日)青木富贵子著;凌凌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327-5108-2

I. ①7... II. ①青... ②凌... III. ①日本关东军—侵
华事件—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8172号

731

Copyright © 2005 by Fukiko Aok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731

——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

[日]青木富贵子/著 凌凌/译

责任编辑/楼瑶卿 封面设计/吴建兴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11,000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5108-2/K·210

定价:30.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T: 021-57602918

“满洲国”^①略图



-
- ① 即伪满洲国。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实行了14年的殖民统治。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这一分裂中国领土的恶劣行径。——译者

序言

黑幕重重,深雾紧锁

飞离纽约肯尼迪机场,客机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临近成田机场。机身逐渐下降,绿色覆盖的平缓丘陵映入眼帘,丘陵四周旱田和水田环抱,露出一派恬静景色。

每当远眺这一风景,我总会沉浸在轻微的感伤之中,也为平安返回日本感到舒心,如释重负。浓绿的原野绵延伸展,仿佛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我归来。9·11事件以后,在我所居住的纽约,传闻有人将炸毁曼哈顿大桥和连接纽约与新泽西州的荷兰隧道,利用炭疽菌和鼠疫菌发动攻击或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等。各种警报频发,居民都恐惧不安,深受惊扰。如今,我回到了日本,内心充满了从那种日夜不安中解放出来的安心感。

然而,往昔每次都能给我慰藉的绿色风景,这次看起来也略显不同。如今,这一带是千叶县山武郡芝山町,与成田机场的东南面

相毗邻,零星分布着一些高尔夫球场。我回日本后要去造访的是一个
小村落,地名叫芝山町大字大里,小字^①叫“加茂”。它位于芝山千代田
车站东南方约 2.7 公里处,而这条芝山铁路于 2002 年秋天才开通。

“加茂”,这个名称几乎遭人遗忘,仿佛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的那样。
然而,却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小村落是关东军 731 部队的长官石
井四郎的故乡,而此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千里迢迢地在中国东北
地区北方一个叫平房的偏僻村落里建起了庞大的细菌(生物)战设施,
一个名副其实的“黑暗帝国”,加茂也有许多村民被送赴该设施工作。

石井四郎出生于加茂村最为富裕的大地主家庭,在日本内地招募一
些优秀的医师和科研者,来到中国东北从事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大量生产。
用石井自己的话来说,这个设施规模庞大,有东京丸之内大厦的 14.5 倍,
简直可以称为一个新兴城镇。除了建有大型研究室、机场、农场、马场以
外,甚至配备了称之为东乡村的机关宿舍,以及战时国民学校、大浴场、
酒家、邮局、医院等。

为了防止泄密,该部队使用过多种名称,先是叫东乡部队,接下来是
加茂部队和石井部队,后又被称为关东军 731 部队。被送至该部队服役
的村民,从 15 岁的少年到木匠、泥瓦匠、瓷砖工匠、司机、中餐店厨
师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可以说是当地劳动力的总动员。毋庸赘述,
贫穷佃农的次子和三儿子是最多的。据说人数多达一百几十人,他们
领取比日本内地人多二三倍的工资,并把钱款汇到自己老家。

^① 字是日本町、村中的区划名,有大小之分。——译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那年夏天，苏联红军席卷中国东北大地，在 731 部队服役的加茂村民们死里逃生，侥幸回到日本内地。自那以后，他们就三缄其口，一直在为石井四郎保守着“黑暗帝国”的秘密。据说，石井四郎曾严命他们摧毁掉平房，“把 731 部队的秘密带进坟墓里”，而他们也遵从了石井四郎的命令，自匿其踪，过着隐居般的生活，有的人连养老金也不能领取，生活窘迫潦倒。

曾是大地主的石井家族与加茂村民紧密相连，盘根错节，而这种特殊的连带关系又产生了深雾紧锁的黑暗。

现在，尽管去过中国东北的加茂村民大都去了另一个世界，但这个小村庄依然有人把石井四郎尊称为“老队长”，辩称他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贡献，对外来人员一律拒之村外。

正因为如此，要了解石井四郎其人其事，就必须先厘清石井四郎与加茂的特殊关系。所以，我在顺藤摸瓜掌握由石井家蔓生出的各种关系时，有幸于 2003 年获知原石井家女佣——渡边秋尚在人间。当时，她已经 90 岁了，居住在东京的东大井。

2003 年 5 月，我去采访了渡边秋。在一家面朝老式大街的书店后面，她儿子新建了一幢住宅，渡边秋就在他儿子住宅的一间屋子里，神态安详地接待了我。

渡边秋早年住在离加茂石井老家不远的地方，由于这层关系才得以在东京市牛込区若松町的石井家当上女佣的。期间，渡边秋经石井家主人介绍结了婚。此事发生在 1937 年前往中国东北的时候，石井四郎劝她说：

“有一个诚实可靠的男人，得过许多勋章，你跟他结婚吧。”

渡边秋犹如回忆起一段快乐往事般地笑着说：

“不过，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其实，他是想让我照顾他日常生

活起居。”

1938年1月，秋与生于长野县的渡边吉藏结了婚，丈夫也在石井部队服役。石井家原先住在哈尔滨市内俄罗斯人建造的府邸里，无论是哈尔滨的石井家，还是从那里搬迁到平房的机关宿舍，渡边秋一直在旁照顾着石井队长生活起居。

渡边秋的长子名叫周一，也在场就座。他讲述了白发苍苍的石井四郎战后数次来他家做客的经过：

“我生于1947年，不过，我四五岁时还记得他拎着西瓜来做客的情形。以前，家里有石井队长寄放在这里的笔记本。我曾经翻开瞄过一眼，里面写有筹备啦、安排等。那是大开面的笔记本，记述着大战结束时到结束后不久的一些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

“那是石井四郎亲笔所写的吗？”

我有点难以置信，反问了周一。

两本大开面的笔记本

几个月后，我听说之前连是否存在都不得而知的石井四郎亲笔所写《1945年8月16日，终战时日记》^①和《终战日记，1946年1月11日》^②已经找到，连忙赶回日本。大战结束后不久，石井四郎为将笔记本寄放在自己部下那里，拎着西瓜前往做客。他那时所走过的道路，想必是萧瑟凄凉、大煞风景吧。50多年后，我为去阅读石井四郎所记述的日记，也行走同一条道路上。一路上，我深感机缘巧

① 后译为《1945年终战时日记》。——译者

② 后译为《终战日记，1946年》。——译者

合,造化弄人。在渡边秋家,我从渡边周一手里接过了两本大开面的笔记本。

那是两本泛黄的 A5 开笔记本,1946 年所记的笔记本封面上有着本人书写的名字“石井四郎”。翻开一看,笔记是用铅笔书写的,是一种旧式汉字的独特草书。里面夹杂着难以解读的文字和数字。正如封面标题日记那样,这是一本记述着当日发生的事情和重要事项的记事本,即所谓的备忘录。细细读来,仿佛感觉到石井四郎的气息从字里行间渐渐析出,我的手颤抖起来。

他担心美军调查审讯,不想将它们放在自己家里。然而,1952 年占领军撤出后,石井本人完全可以取回这两本笔记本的,但石井四郎为什么还要把它寄放在渡边秋家呢?我情不自禁地觉得石井四郎或许在希望他的日记经过一段岁月后哪一天能发表出来,将他生活的战后历程留传给后世吧。面对着石井四郎留存下的晦涩难懂的日记,我一次又一次地端着放大镜反复阅读,苦思冥想。

石井部队的战后情况彻底被湮没在不知有多少层的“深雾紧锁的黑暗”中。一个事实曝露于世,就会连带出另一个事实,紧接着又有其他事实展现在人们面前。美军科学家受华盛顿派遣,前来进行调查。其幕后,既有业已统一口径的原日本军队参谋和原 731 部队成员的暗中活动,也有甚至企图操控华盛顿的占领军参谋二部的深思熟虑,而参谋二部内部也存在着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即使在驻日盟军法务部内,主张正义的检察官也遭遇试图隐瞒一切的当权者打压和阻扰。更有甚者,苏联也施加了重重压力,执拗地要绕过美国劫取石井部队的研究成果。总而言之,这种深雾紧锁的黑暗层层叠叠,而被湮没的事实真相又不可能轻易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石井四郎在这两本笔记本中使用了可称为暗号的代码,以及日本陆军内部的隐语等,记述了当时审讯问答和交易等,而代码和隐语等只有他本人知道。这是一种殊死挣扎,以逃脱美国追究其战争罪行;也是一种双重斗争,企图以此摆脱来自苏联的追查。

破译出深奥的“石井密码”,解读石井的终战日记,如此始能将湮没在“深雾紧锁的黑暗”中的石井四郎战后情况大白于天下。我是二战结束后才出生的,要想解开个中谜团,就得先回溯石井部队所走过的历程。

著者按:现在包括病毒在内,都应该写成“生物战”、“生物武器”,而本书除了特殊场合,仍然沿用石井四郎所在的那个时期使用的“细菌战”、“细菌武器”这类术语。

目录

- 序言 黑幕重重,深雾紧锁 / 1
- 第一编 从加茂到中国东北 / 1
- 第一章 加茂 / 3
- 第二章 东乡部队 / 23
- 第三章 平房的少年队 / 58
- 第四章 哈尔滨之旅 / 98
- 第二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 109
- 第五章 《1945 年终战时日记》 / 111
- 第六章 占领军的进驻与桑德斯中校 / 146
- 第七章 汤普森中校对石井四郎的审问 / 181
- 第八章 “服部公馆”的检察官们 / 216
- 第三编 石井日记的解读 / 257
- 第九章 《终战日记,1946 年》 / 259
- 第十章 镰仓会议 / 290
- 第十一章 若松町 / 319
- 第十二章 军医们的结局 / 350
- 后记 / 364

第一编 从加茂到中国东北

第一章 加茂

我在成田机场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按照“芝山方向”的标识,沿着296国道往东而行。出租车行驶在一条透迤于竹丛和杂木林之间的道路上,眼前突然展现出一片田园,我看到了一家便利店。便利店面前建有一个小小的公交汽车站,稍不留神就会看漏上面写有“加茂”两字。

在这片土地上,远远地仅有几家农宅露出屋脊,新型建材的瓦片闪耀着光亮。要是没有这个公交汽车站,压根儿不可能知道这一带就是加茂。我原先朦胧的印象,觉得加茂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如今,我面对着这片一如往昔的穷乡僻壤,不免有点沮丧。

对于人生地不熟的我来说,由此找到要去的地方——“加茂”石井家旧址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于是,我就请居住在八日市场市附近的原731部队成员带路。此人名叫筱冢良雄,曾经作为少年队的一员被派送到中国东北的平房服役。

我和筱冢一起从加茂公共汽车站折回几十米,越过架设在高谷川上的桥,沿着狭窄的小路往右拐。那是一条没有铺设柏油、约5米

宽的乡村道路。

从芝山町这一带至毗邻的多古町、横芝町、光町、山田町，整片区域在千叶县治下也是屈指可数的种稻地区。这里，一处处地主豪宅矗立在田园中，大得令人吃惊。显而易见，这片土地适合种稻，因为有着丰富的水源。这一带，湖沼星罗棋布，以至于多古町曾经被写成多湖町。^①即使现在，还有许多贝冢被发掘出来，呈现出往昔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地主住宅的背后，在平缓的山丘上成片地种植着防风林。在日本地图上，这些平缓的山丘并没有以辽阔的关东平原上的等高线标示出来，望去犹如日本古坟。

实际上，芝山是个古坟密集地带，有多达 1000 座古坟。“姬坟”、“殿坟”等古坟保存至今，据说其中大都是 6 世纪以后的古坟。

最近，芝山已然成为高尔夫球场密集的地区。球场建设中，一些迄今不为人知的古城遗迹也被发掘出来了。其中发现了一座横穴式古坟，里面供奉着一座江户时期制作的石祠，^②上面刻有“石井”姓氏。毋庸置疑，该遗迹显现了石井家族的盛势，至少说明它是一个从江户时期就存在的当地世家。

沿着一段平缓坡道的乡间小路下行，左侧看到一幢门楼雄伟的宅院。我抬眼看了这家门旁的姓名牌，上面写着“石井”。虽听说这地方姓石井的人家很多，然而我还是对立即映入眼帘的“石井”门牌感到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不过，筱冢老人对那个门牌看也不看，他环顾邻近的空地，低声嘟囔着：

“噢，我记得这里像是石井的出生地……好像还里面一些……”

① 多古町和多湖町在日语中同音。——译者

② 石祠，即石块制成的小祠堂、小庙，在日本用来祭祀祖先，供奉在神社等处。——译者

受到筱冢的影响，我对四处打量了一番。右侧一片绵延的田园前面，隐约显现工厂或作坊之类的建筑物。其模样与远处三面环绕的平缓丘陵有点格格不入，仿佛是在说“加茂”没有多古町或横芝町富裕，是一个冷寂的村落。

越过老人身后，我看到一条寺庙参拜道入口处之类的小路。

“我们上去看看吧？”

我听从了筱冢提议，沿小路行进。小路夹杂在葱郁茂盛的杂木林之间，四周微暗，而且坡道上行陡峭，很难行走。路上有一只大蛤蟆，双目紧闭，纹丝不动。我们总算爬上山丘顶上，一座古寺寂然地出现在眼前。

古寺成为一座没有住持的荒废寺庙后，似乎又历经了相当漫长的岁月，完全荒芜废圯。它或许曾是一座香火兴盛的寺庙，正殿屋檐上饰有木雕龙神，庭院内两棵巨树遮天蔽日，不见蔚蓝天空。无需往上细看，就知树龄高达数百年。

树阴下，排列着几十块抹茶色小块墓碑，上面长满鲜艳的青苔。其中，有的倾斜或倒下，有的横卧在地。墓碑上所刻文字久经风吹雨淋，风化严重，几乎难以识别。不过，刻有文化、文政、天保、万延等江户时期的年号依稀可见。

我就像是悄悄潜入一样，逐个地审视每块墓碑。不知不觉中，我感到空气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甚至觉得，这座没有住持的荒废寺庙似乎要将试图闯进去的外来者拒之门外。

寺庙庭院内，阳光为四周树林、竹丛遮掩，在地面上倒映出的条条斑驳光影。我伫立其间，不久仿佛觉得自己灵魂出壳，遥远地赴向百年之前。少年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石井四郎，想必无数次地爬过那陡峭的坡道，前来巨木守护的这座寺庙参拜。